

# 听,文艺草根生长的声音

1985年,东莞撤县设市,四十年来,东莞迅速由一个农业县发展成为国际制造业名城,成为全国第15座拥有万亿GDP、千万人口的“双万”城市。改革开放以来,有超过2亿人在东莞奋斗过。从“打工作家”到“素人写作者”,他们都是其中的“2亿分之一”。这些人在东莞工作、生活、感受、写作,在东莞演绎“麻雀变凤凰”的人生传奇,让“东莞制造”有了更加丰富的精神肌理,也是“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”精彩而生动的缩影,是“新大众文艺”在广东兴起与蓬勃发展的样本。

不久前,鲁迅文学院东莞作家研修班在北京举行,来自东莞各行各业的36位基层写作者,包括“烧烤诗人”温雄珍、清洁女作家王瑛、“石材诗人”曾为民、教练作家章新宏、电子厂工人作家马益林……他们不仅是历史的“剧中人”,也是历史的“剧作者”;他们不仅是“巨变”的亲历者、见证者,也是“巨变”的书写者、记录者。

此次,羊城晚报专版发表鲁迅文学院东莞作家研修班学员的新作。一斑窥全豹,读者可以由此听到大地上草根生长的声音。所谓的艺术并不是象牙塔里精英的专利,“新大众文艺”写作者与其他作家一样,有文学表达的权利和能力,甚至更接地气,更有烟火气。

柳冬妩(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)



东莞长安镇,  
生产线上的工人  
在车间做间操  
张村城 摄

## 大象工厂(组诗)

□苏烛

### 铣刀

一柄刀,高悬于暗夜  
纵使它疲惫着  
但它早已斩下  
  
斩掉切割,斩掉指标  
斩掉姓名,斩掉编号  
斩掉汗水与文明的交锋  
斩掉族群与贫穷的世仇家恨

一柄刀,决意  
慈悲的时候。整个夜晚  
都是它的刀鞘

### 女矿工

一个年老的女矿工  
在矿场挖矿

就像一个母亲  
在给另一个母亲接生——

她熟练地  
打开着她

就像多年前,她不止一次  
熟练地打开着自己

同是泛着银光的器械  
铁锹之下的伤疤  
疼痛,还有呻吟

这些年,她和她  
一再掏空自己  
哺育着这个星球上

各自的孩子们

### 防尘服

厚厚的防尘服  
遮住来自各个经纬度的五官

一串英文加数字  
代替来自各个朝代的姓氏

在这里,你  
就是我  
我,就是你

但我——偶尔不是我

如同宇宙中  
被恒星、行星取代的  
遥远个体

我们穿梭忙碌于这远离人世的  
地球空间站:

东莞,高埗镇,诚意大厦  
二楼B座  
5号车间

离地,三英尺

## 每当蝉鸣荔香时

□章新宏

每当蝉鸣荔香时,一幕幕与荔枝的过往总会油然浮现。

我生于江西,没见过新鲜荔枝,但我知道荔枝极好吃。母亲生弟弟那年,我跟着母亲吃过一瓶荔枝罐头和一包荔枝干。直到1984年,在福建当兵的表哥回家探亲,我才第一次邂逅了这心心念念的水果。彼时,福建出入江西极为不便,武夷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其间,鹰厦线是福建通往外省的唯一铁路干线。而荔枝的保鲜难度极大。不知表哥用了何方神术,当把荔枝给到奶奶手里时,仿佛带着闽南的海风和阳光。表哥轻轻剥

开一颗荔枝,果肉晶莹剔透。八十好几的奶奶,把圆溜溜的果肉含在没牙的嘴里时,笑着一个劲地点头,含混地连声说:“嗯,好恰!好吃!好恰!”

当奶奶见到我的眼神饥渴地望着她时,也塞给我几颗荔枝。我如获至宝。从来没吃过这么奇妙的东西,感觉整个人随着那股清甜悄悄融化。

八九后的暑假,我来到东莞。向阳路上,实验小学校长办公室里,班子成员听了我求职的来意后,热情接待了我。教导主任让我先尝尝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桂味和糯米糍。盛情之下我品尝了两

颗,心头一惊:哇!世上怎有这般好吃的水果?虽然八年前也曾品尝过,但和这眼下的相比,真是小巫见大巫。

也许我和东莞的缘分早已注定,那天竟然是校长和行政班子放假前的最后一班岗,若再迟一天我与东莞就擦肩而过了。也是从那天起,我和荔枝也算是结上了缘。

1995年临近暑假,母亲带着小外甥来看我。校长知道后,特地让人在传达室放了两箱荔枝,一箱桂味,一箱糯米糍,然后打电话给我,叫我下班记得带回家,给母亲和外甥品尝东莞的特产。那一刻,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

的感动。

女儿上幼儿园时,因模样可爱深受老师喜欢。她那肉嘟嘟的小胳膊小腿,恰似糯米糍圆润饱满的果肉;细腻白皙的肌肤,又如荔枝果肉般晶莹剔透,老师们亲昵地称她为“糯米糍”。每次听到这个称呼,我和妻子心里甜滋滋的。

来东莞三十多年了,荔枝不再是稀罕之物。但每年荔枝刚上市时,即使价格昂贵,我也会第一时间买来品尝。这一口清甜,不仅是对美味的追求,更是对初来东莞时人们给予我的那份热情与善意的怀念。

## 清洁女工笔记

□王瑛

一个年老的女矿工  
在矿场挖矿

就像一个母亲  
在给另一个母亲接生——

她熟练地  
打开着她

就像多年前,她不止一次  
熟练地打开着自己

同是泛着银光的器械  
铁锹之下的伤疤  
疼痛,还有呻吟

这些年,她和她  
一再掏空自己  
哺育着这个星球上

各自的孩子们

厚厚的防尘服  
遮住来自各个经纬度的五官

一串英文加数字  
代替来自各个朝代的姓氏

在这里,你  
就是我  
我,就是你

但我——偶尔不是我

如同宇宙中  
被恒星、行星取代的  
遥远个体

我们穿梭忙碌于这远离人世的  
地球空间站:

东莞,高埗镇,诚意大厦  
二楼B座  
5号车间

离地,三英尺

## 故乡很遥远

□马益林

每个冬天,我几乎都会回家,可谈起故乡来,却又像在谈论一段久远的往事。

我十六岁就离开了家乡南下打工,当时坐在火车上,看着窗外熟悉的事物逐渐变少,心里按捺不住地激动,现在想想,那真是一种逃离。我生长在武山县下辖的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,且从小就围绕着那个村庄活动,从未涉足过远方。三五次去县里的经历,也是就医的缘故。至于市里,直到此刻我都没有真正地去过,因此,我每在简介上写下“甘肃天水人”时,心里多少有些发虚。

火车的目的地是广州。虽已过中秋,依然溽暑蒸人,站在湿漉漉的街道上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浑厚的潮腥味。之后又转乘大巴,一路就到了东莞。从

那一刻起,直到十六年后的今天,我一直在东莞讨生活。这样下来,我在外乡的时间与在故乡的时间恰好一样,这也给我造成了一种身份认同上的困境,我到底算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?

说句矫情的话,其实我一直在怀念故乡。尤其刚出来那几年,十七八岁,在五金厂做学徒,天天上晚班,可能是黑白颠倒导致内分泌有些失调,也可能是青春期的余韵,我变得非常自恋,非常矫揉造作,特别喜欢一些极其伤感的音乐,后来又迷上了那种凄美的古诗词,再后来就学着自己写,写完贴在QQ空间。当然没什么人来夸我,可我还得继续写,我要抒发自己的那种情绪,写不出来就强行感伤,强行调动乡愁。现在看来当初的我多少有些毛病,但那也是文学在我心里生根的时刻。

后来我开始不满足写短小的东西,就去看小说,记得是萧红的《生死场》,看完也半懂不懂,就知道挺乡土的,那种风土人情我也挺熟悉,就学那种腔调写一些几百字的短文贴在QQ空间。后来被给我上过课的一位老师看到,说我有天赋,给我列了一些书单。我想,既然有天赋,那咱就好好弄。于是我把那些书全部买下来,一本本地看完。就这样,我被那位老师,也就是诗人亦村先生,“忽悠”上了文学这条羊肠小道。

今年六月,我回了一趟家,这也是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季节回家。临出发前,我告诉儿子这个时节的家乡有多美,金黄色的麦田、漫山的蚂蚱、场里的麦垛群、河湾里光屁股游水的小孩、在山野里垒起土窑烧洋芋的少

## 茶语

□周一

庚子暮春,农家别院,择一处明媚,撑几木桌,一壶,一盖,一人。在这晨光里,听犬吠鸡鸣,看莺飞草长。

水井打上来的水,甘甜清冽,明前毛尖的炒香,扑鼻而来,未冲泡,已沁人心脾,甚是怡人。阁楼上《琵琶语》琴声婉转,如泣如诉,拨人心弦。

茶入壶,水入茶,卷曲的一叶一芽便在水中舒展开来,翩翩起舞,曼妙如霓裳羽衣。世间万物皆有灵气,这一芽一叶,不偏不倚,不早不迟,越过山丘,穿过云雾,溜过茶女的指尖,就这样扑面而来。这水,亦如是,它没有随波逐流化一朵浪,也没有随风潜入某个春夜,却溪水流长,洗尽铅华,不带一尘,涓涓而来。芽戏水,如生在数重山外的枝头般随风摇曳,水弄芽,如归江海之上的云蒸霞蔚。也许,这就是圆满。

这叶,这水,似曾相识。为赴这场前世约定的相逢,我亦涉水而来,虽跌跌撞撞,却也撞个满怀。这尘世间的你我,是见千帆过尽的旅客,还是少小离家的归人?既已相逢,无问西东。

茶香四溢。

你说:此生漫漫悠长,来过,便不曾离开。

泡第二壶时,有风。拂堤醉杨柳,春烟弄纸鸢,那是风起的方向。它吹过蒌蒿芦芽,蜻蜓蛱蝶,人面桃花,也吹到我的胸口,几前,壶中。粼粼波光随之在壶口舒展,浑圆的茶芽则交错叠落在壶底,这一动一静,如脱兔处子,如西子淡抹浓妆皆相宜。亦如岁月之于你我,彼此温柔,互相惊艳。此时啜上一口,如饮干邑,回甘生津。

茶也醉人何须酒?我已微醺。

你说:不醉,不知酒浓,不尽兴,不回舟。

第三壶茶,无色,亦无味,却多了一份若即若离的悠长。这悠长,是擦肩的一刹那,是千年的传说,是风中的承诺,是陈年的佳酿,是转身,也是永恒。行走世间阡陌的一人一物,一草一木,何不如此?三生石上千年一诺一世分离,忘川河畔彼岸花开缘聚缘散。月明有泪,玉暖生烟。那行云流水的孤僧,可否欢肠不结冰,那世间最美的情郎,可否不要飞去理塘?时光不语,西风古道还在,断肠人已在天涯。我们只能在曲终人散时,叹相见恨晚,慰来日方长。

远处,残阳铺水,半瑟半红,孤烟已直,落日未圆。

此时,晚霞正透过摇曳的树枝,在杯壶间,迷离。

我看杯底那朵手绘莲花,在逆光中盛开,白玉般的花瓣,一瓣欢喜,一瓣慈悲。